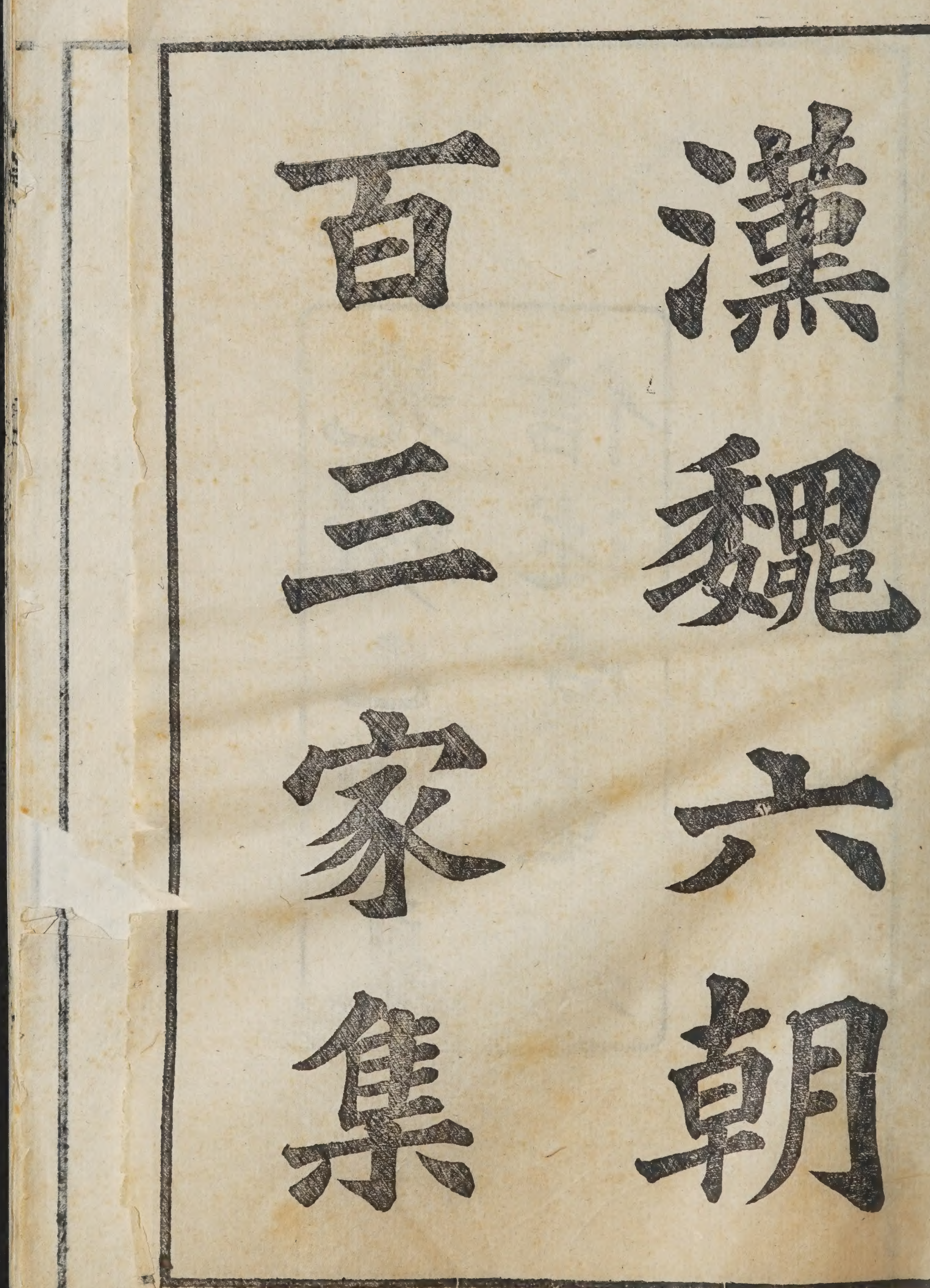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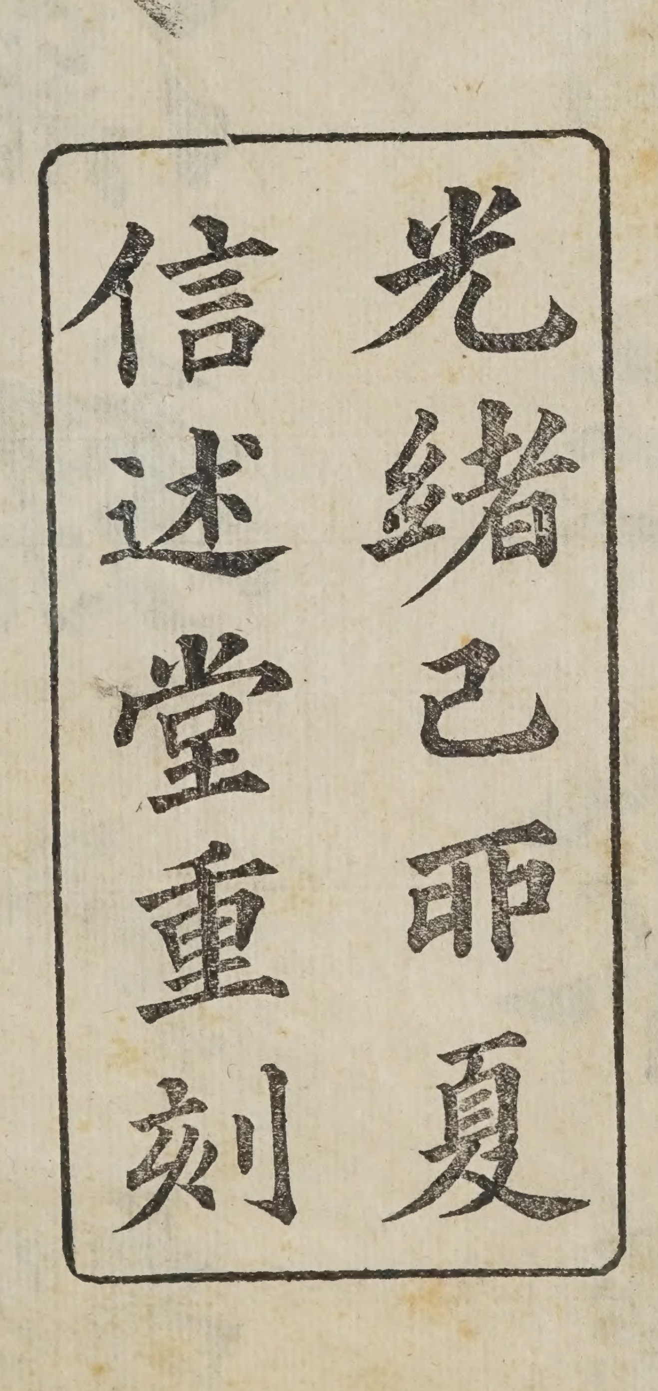
漢 賈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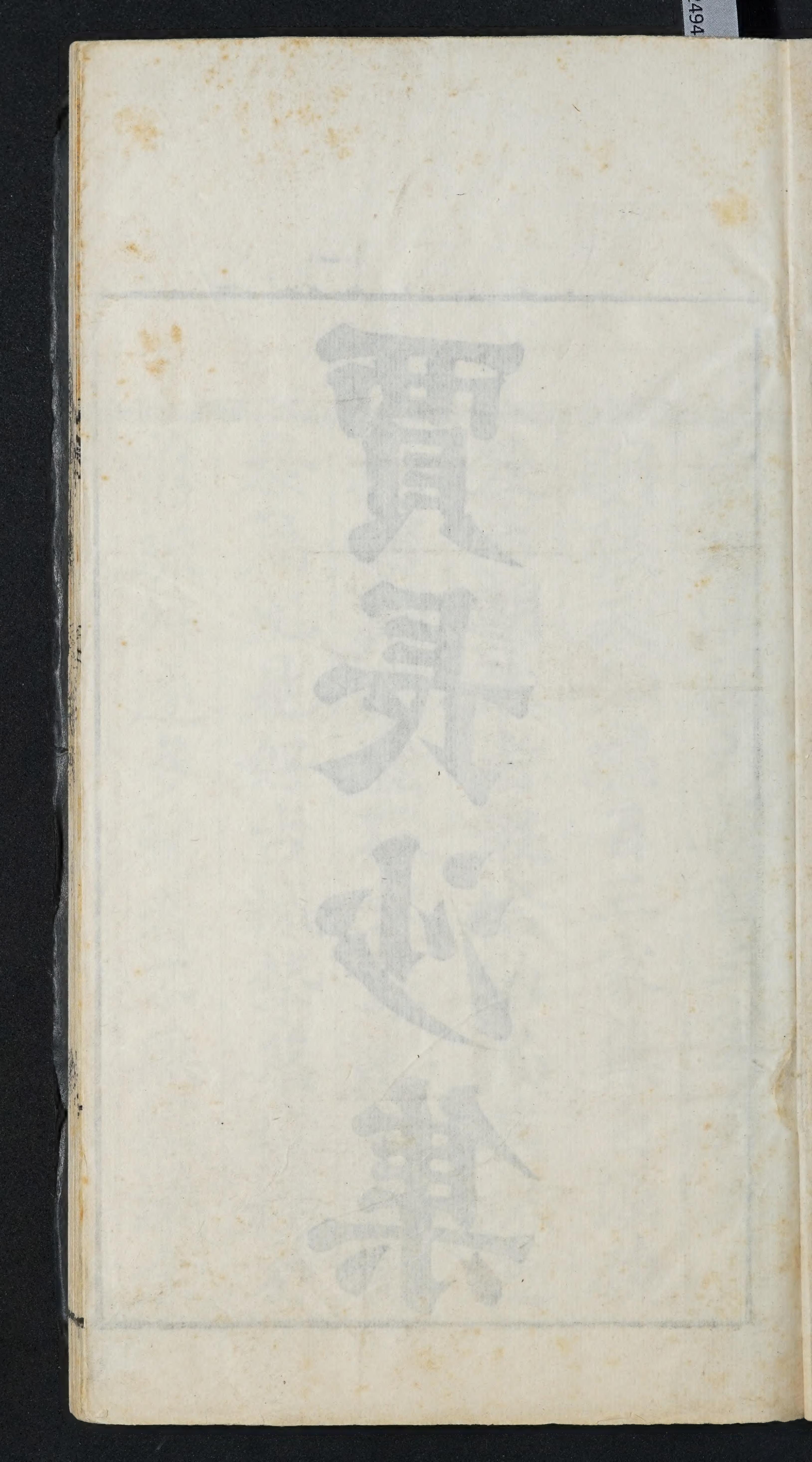
第壹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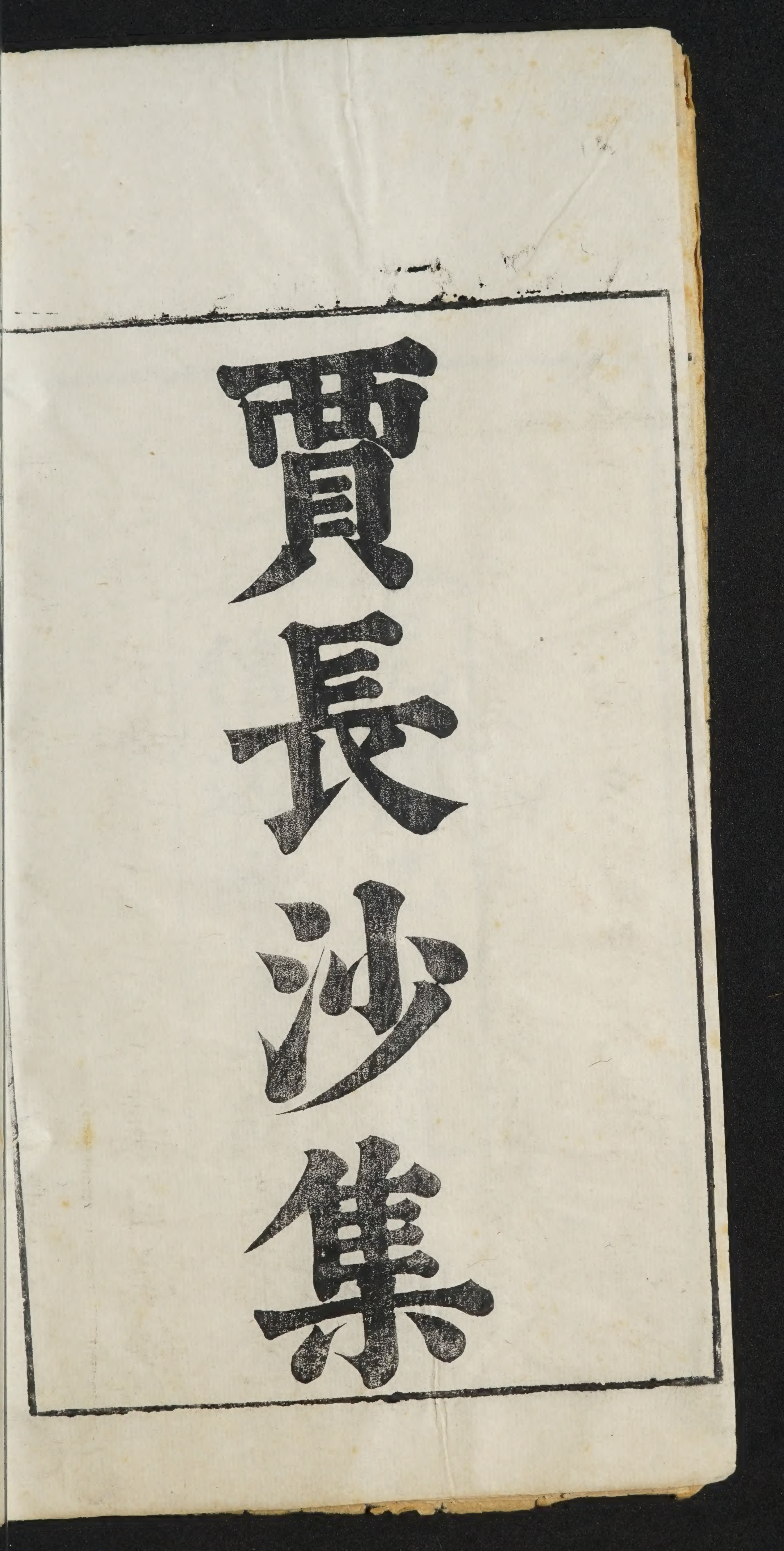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光緒己卯夏
信述堂重刻





賈長沙集

重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序

明張天如編百三家集自漢魏及六朝作者掇拾殆徧其採之類書得之金石零章斷句備錄於篇尤見好古誠摯萬榛楛勿翦疏舛遂多覽者不無微議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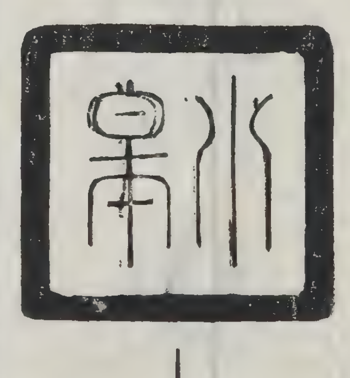
獨愛其人文世系條分縷析俾歷代遺篇一一得其梗概有裨後學厥功甚偉惜板片無存流傳漸寡不揣寙陋鳩工重梓更為考證補苴凡數百事有删其偽者如張平子集之天象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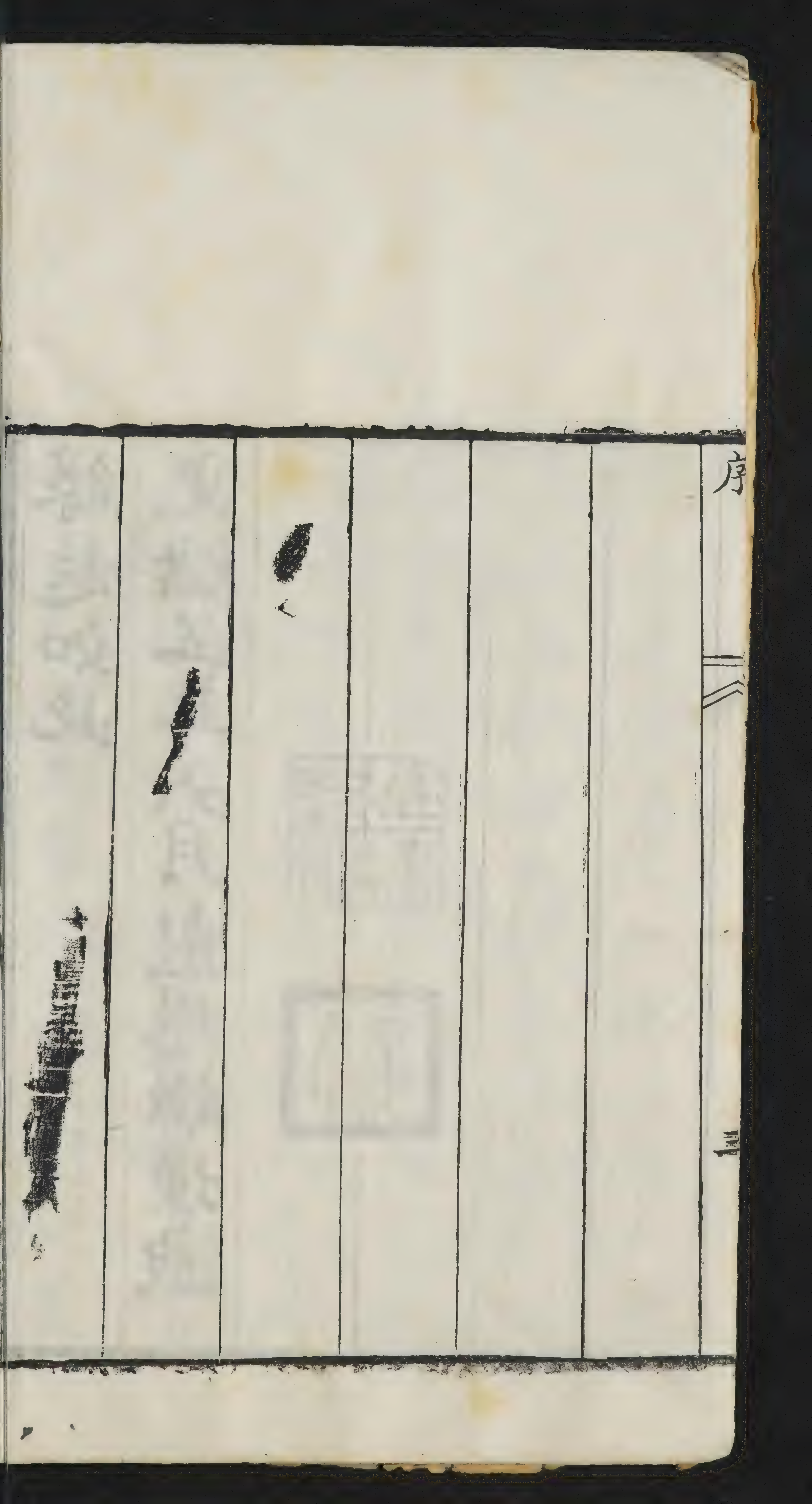
文憲集之白紵歌隋煬帝之望
江南詞是也有補其闕者如楊
子雲集之太玄攡難蓋天八事
及離騷是也他如原本脫漏譌
奪者又為之考諸正史證諸唐
宋類書攷正亦復不少猶以搜

羅未廣使古人一字一句不至漏誤為歉若夫提要所論董劉等集未獲刋正校左二集未遑加輯仍沿舊刻不欲故為異同也重紕貤謬諒所多有惟與博雅君子理而董之書成因紀其

緣起如此

光緒五年六月彭懋謙謹識





漢魏六朝百名家集敘

文集之名始于阮孝緒七錄後代因之遂列史志馬貴與經籍考詳載集名人物爵里著作源流備具左

方覽者開卷大意已顯然李唐以上放軼多矣周惟屈原宋玉漢惟枚乘董仲舒劉向揚雄蔡邕魏惟曹植陳琳王粲阮籍嵇康晉

惟張華陸機陸雲劉琨陶
潛宋惟鮑照謝惠連齊惟
謝朓孔珪梁惟沈約吴均
江淹何遜周惟庾信陳惟
陰鏗千餘年間文士輩出

彬彬極盛而卷帙所存不滿三十餘家藏書五厄古今同慨晉摯仲洽總鈔羣集分爲流別梁昭明特標選目舉世稱工澄汰之餘

遺士彌衆至逸書編于豫
章古文鈔自會稽巨源實
經龕之帙客齋發故篋之
藏趙宋諸賢戮力稽古不
能追續墜簡鋪揚詞苑亦

惟委之時運抱痛河海而已余少嗜秦漢文字苦不能解既畧上口遍求義類斷自唐前目成掌錄編次爲集可得百四五十種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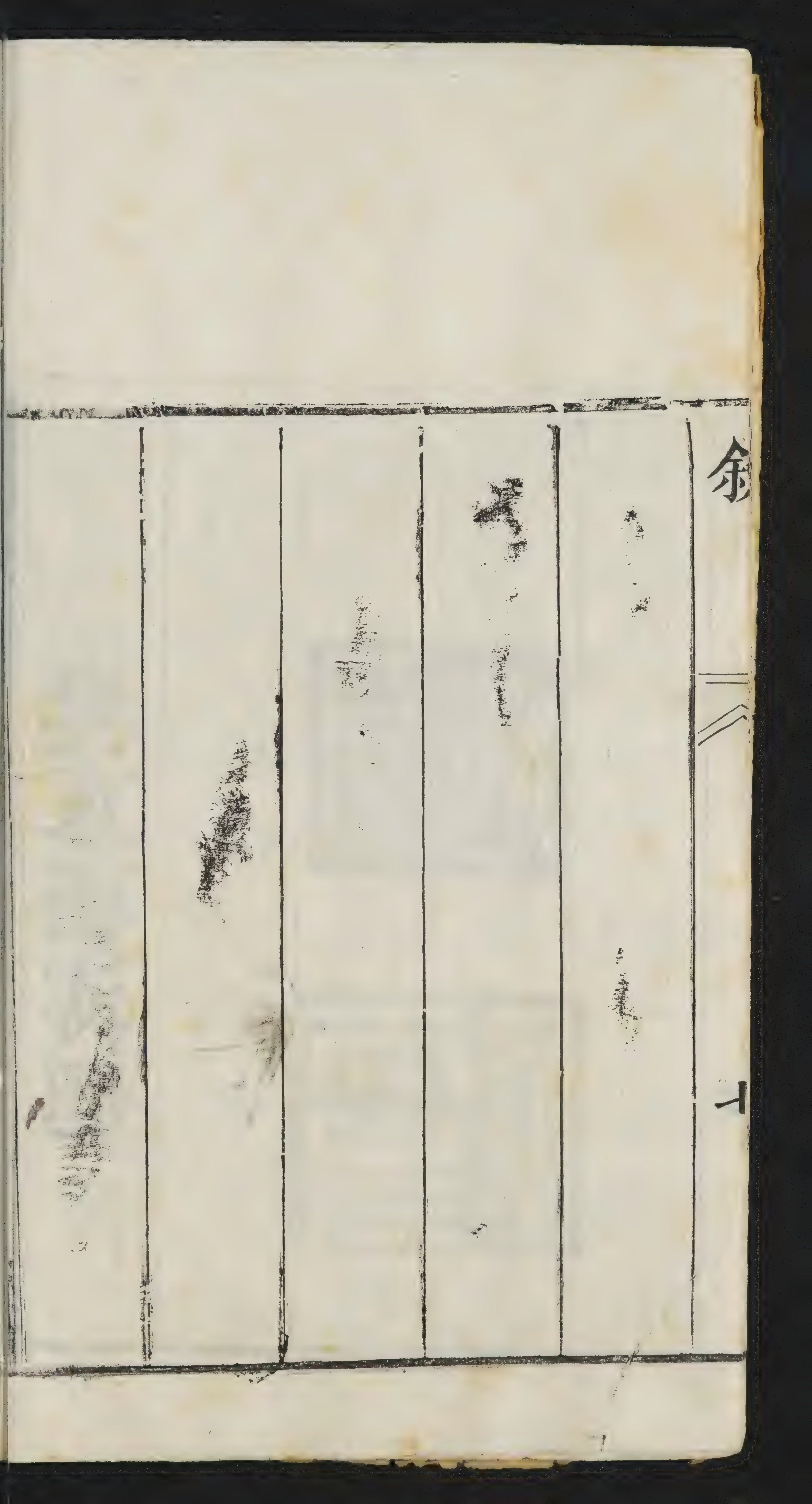
先質後文吐華含實者也
人但厭陳季之浮薄而毀
顏謝惡周隋之駢衍而罪
徐庾此數家者斯文具在
豈肯爲後人受過哉余自

賈長沙以下迄隋薛河東
隨手次第先授剞劂凡百
三家卷帙重大餘謀匯行
古人詩文不容加點隨俗
爲之聊便流涉無當有亡

許鷙之言懼累前人何敢
復贅每集敘首本末微見
送疑取難與代筵叩爾别
集之外諸家著書非文體
者概不編入其他斷篇逸

句雖少亦貴期于畢收但
家無秉書妄譚違古縢囊
漏挂甯免訕笑倘世有畜
文德之別部大思光之玉
海者則願負擔以從矣

婁東張溥題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總目

漢九人

謝宣城集　陳郡謝朓著

張長史集　吳郡張融著

孔詹事集　山陰孔稚圭著

梁十九人

梁武帝集　蕭衍著

梁昭明集　蕭統著

梁簡文帝集　蕭綱著

梁元帝集　蕭繹著

江醴陵集　濟南江淹著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總目終

賈長沙集題詞

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入議國事出對諸侯深見親任賈生年二十餘吳廷尉言于漢文帝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此兩人者始何常不遇哉讒積忌行欲生無所比古之懷才老死総

身不得見人主者悲傷更甚即漢大臣若絳灌東陽數短賈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學未必讒人罔極如上官子蘭也太史公傳而同之悼彼短命無異沉江漢廷公卿莫能材賈生而用也蔽于不知猶楚譖人耳賈生治

安策其大者無過滅封爵重本業教
太子禮大臣數者于天子甚忠敬于
功臣宿將無不利也怒之深而遠之
疾何爲乎史記不載疏策班固始條
列之世謂于賈生有功然身既疎退
哭泣而死焉用文爲太史公闕而不

錄其哀生者深也時政諸疏雜見新書顧倫理博通不如本疏揣摹家庭登獻華屋草創潤色意者亦有殊途乎騷賦辭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歟西漢文章莫大乎是非賈生其誰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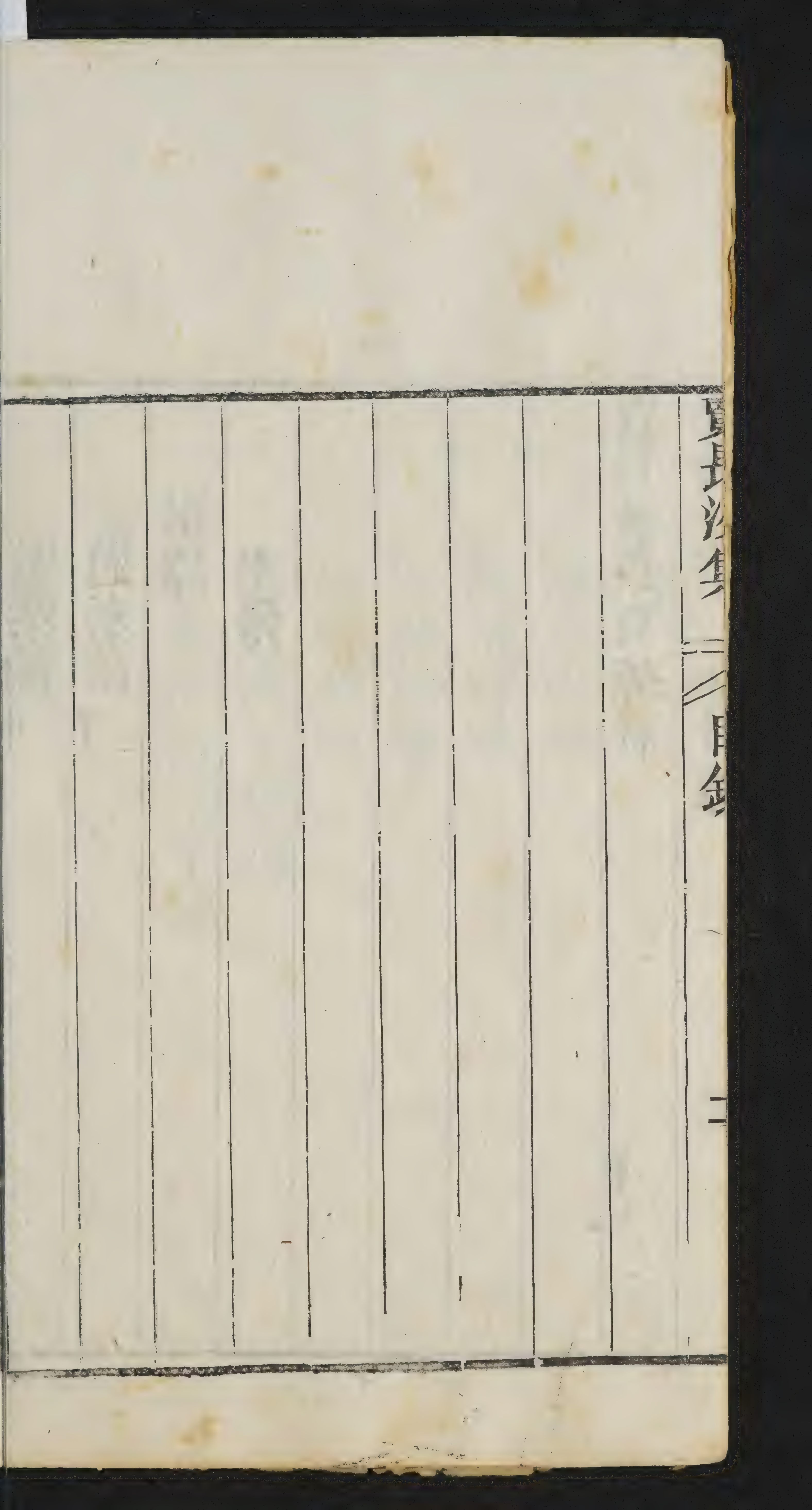
婁東張溥題

賈長沙集目錄

疏

論

賈長沙集目錄終



賈長沙集卷全

漢　雒陽賈　誼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螘

旱雲賦

惟旱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竝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

興兮。妄儷倚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雲布而雷動兮。相盤衝而破碎。或窕電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刺而竝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昭昭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煟。陽風吸習。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壠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事

兮釋其櫌鉏而下涕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早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沈沒嗟乎作孽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宣嗇夫寡德羣生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

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慧。奈何人兮。

虡賦

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同前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服賦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
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
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
何去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
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
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
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
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

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
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
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
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
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
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
狥財列士狥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
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
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
忽荒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
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
淵之靚氾虖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
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蔕何足以疑

騷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臨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

駝騁兮在大夏之遺風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翺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

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幷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巳矣哉獨不見夫鸞

鳳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埜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疏

論時政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淸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

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

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

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

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各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

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王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

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

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
絮米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
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
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
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
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為戎人

諸侯埶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

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冐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不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

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王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

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

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

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

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罸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
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
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
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

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
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
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
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
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
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

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
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巳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
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
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
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
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
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

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
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
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
臣誠死君上守圄打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
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
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
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疏

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歷漢之
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
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
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
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
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

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上都輸疏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

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諫鑄錢疏

孝文五年爲錢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諫不聽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

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益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㠯御輕重錢輕則㠯術斂之重則㠯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㠯作兵器㠯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㠯臨萬貨㠯調盈虛㠯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

民困六矣制吾器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太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

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臣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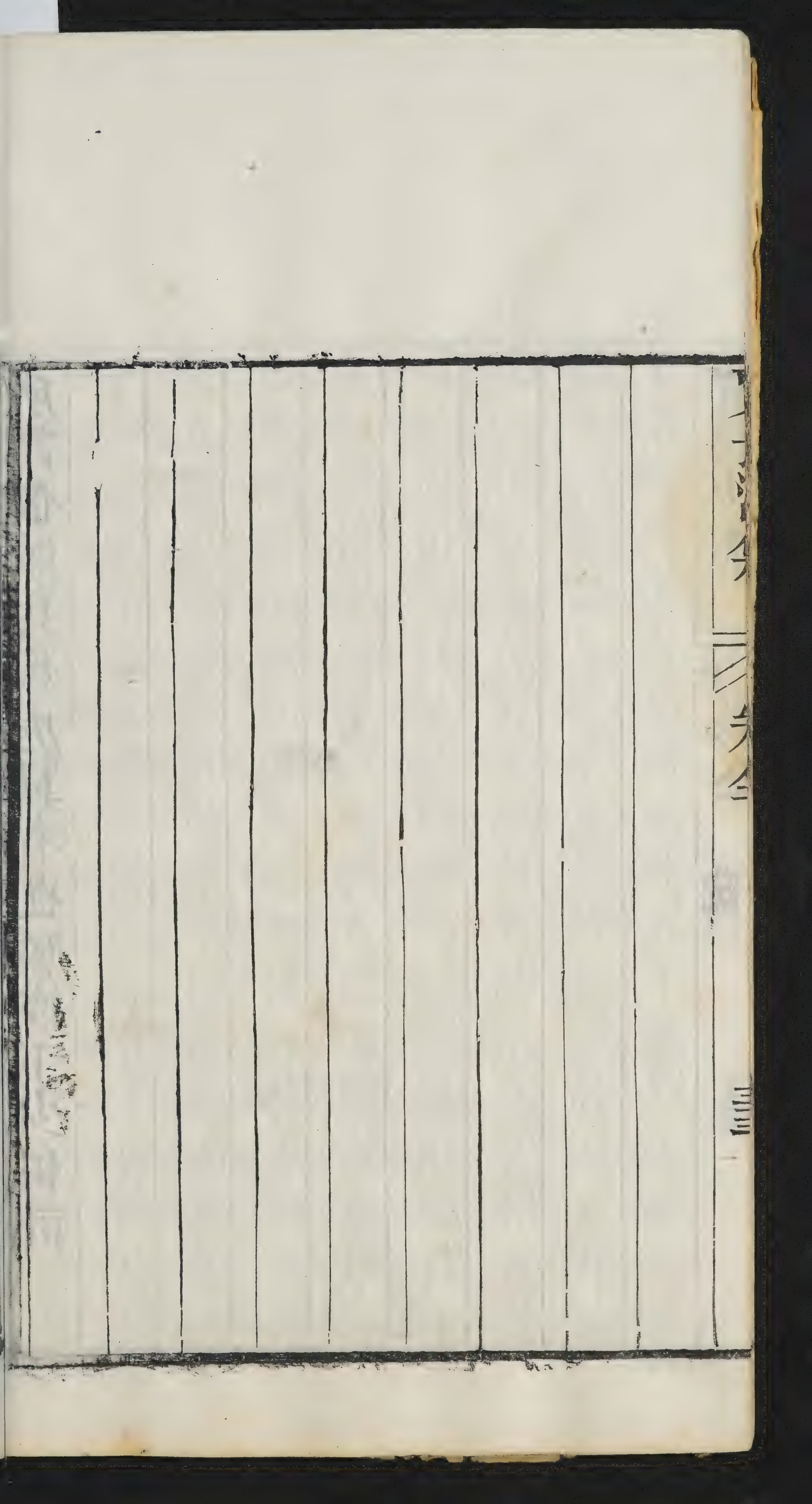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諫立淮南諸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

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論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
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常以十倍之
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

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

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

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

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始皇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

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

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政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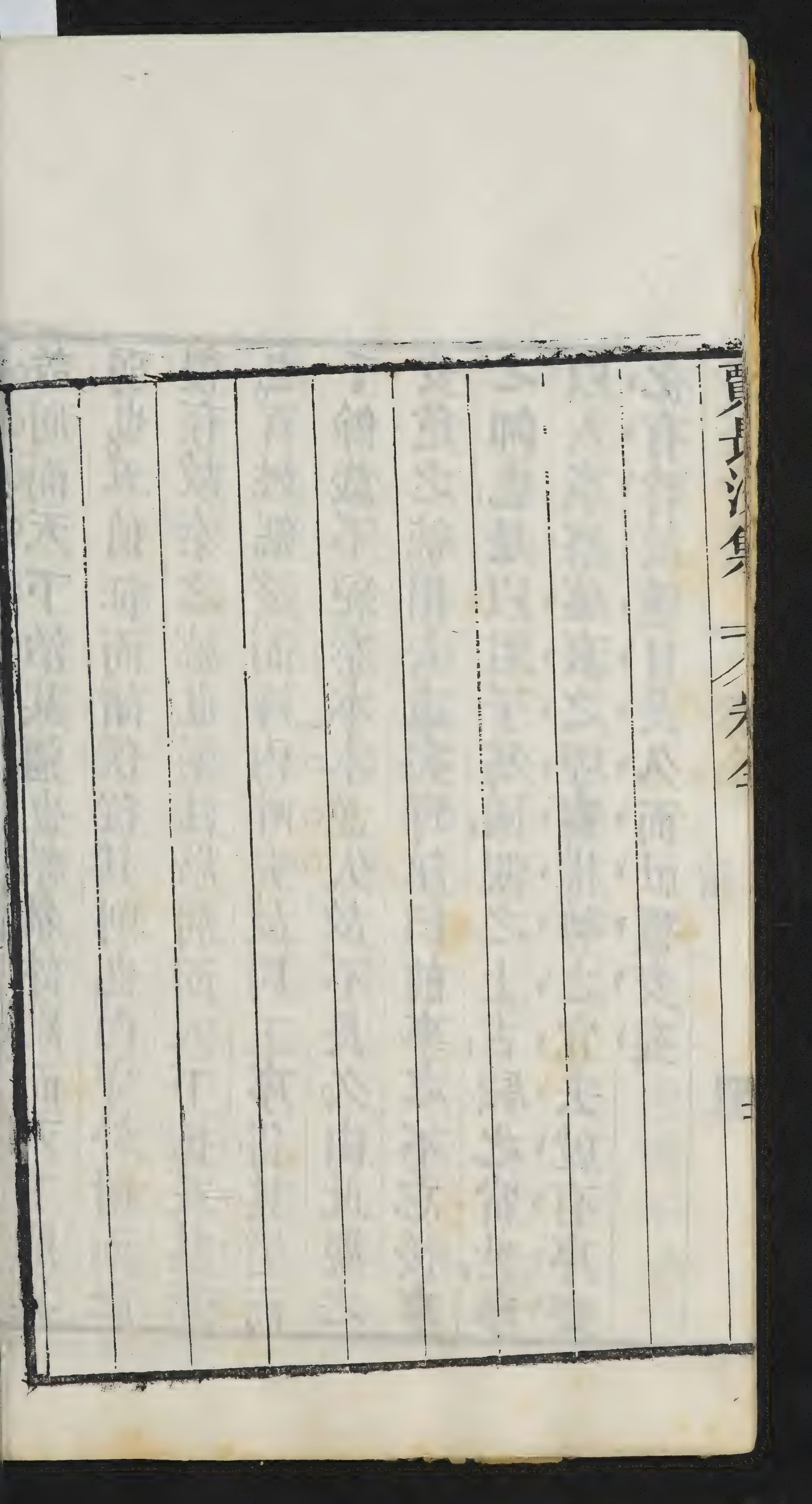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

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始皇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

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

者其救敗非也始皇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

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本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亾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

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寗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

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

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

疏請封建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爲

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

四子皆爲列矦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

後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

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

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齊爲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

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夭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彊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第十八。

賈長沙集終

